

四漆屏

「荷兰」高罗佩

著

王正一译

大唐狄公案

三绺长髯，两袖清风，一双慧眼
长剑煮酒，刺破真相咽喉

一位西方汉学家写出了中国唐朝的繁盛与幽深，
狄仁杰因他而成为蜚声海内外的『中国福尔摩斯』
他的夫人评价说，『他不是外国人！他实在是个
中国人。』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& Art Press

海外借



大唐狄公案

四漆屏

〔荷兰〕高罗佩——著
王正一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唐狄公案. 四漆屏 / (荷) 高罗佩著; 王正一译.
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594-0787-0

I. ①大… II. ①高… ②王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荷兰—现代 IV. ①I56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55825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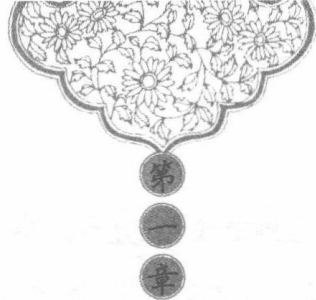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	大唐狄公案. 四漆屏
著 者	(荷) 高罗佩
译 者	王正一
责 任 编 辑	黄孝阳 邹晓燕
出 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6
字 数	105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0787-0
定 价	26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概 要

他的神经忽然紧绷起来,随之而来的是全身的痉挛和一次又一次的眩晕。他蹒跚着艰难地走到书桌旁,光滑的桌沿带给他的触感让他稍稍能喘口气,他跌坐在太师椅上,紧紧地抓住扶手,眩晕又一次袭来,他拼命挣扎着、喘息着。令人难受的晕眩终于过去了,他缓缓睁开眼睛,映入眼帘的却是立在墙边的那座似人高的朱漆屏风,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他迅速转头,将视线移开。而这漆屏却像是会动一般紧紧跟随着他的视线。他顾长的身躯颤栗不止,本能地裹紧了身上的青色旧袍。他暗自思量,“莫非我真的疯了吗?”



滕侃是牟平县县令，而此刻他却站在书斋的门后发呆。因为他觉得头晕目眩、眼冒金星，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。他赶紧闭上眼睛，慢慢地用双手按揉着太阳穴，头痛似乎减轻了些，耳鸣也停止了。时已入夏，午休后的县衙里，衙役们都纷纷开始忙碌着。他听到从后院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想着这应该是来给他送茶的管家。

这时，他觉得自己总算回过神来，神智也逐渐从模糊变得清醒，目光又重新聚焦。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再向那里仔细抬眼看去，却没有看见一滴血。用紫檀木做成的巨大书桌被漆得如镜子一般明亮，绿玉花瓶中即将枯萎的花叶都被映出了倒影。他在朦胧中想起他的夫人就快要将这枯萎的花换成新花了，因为她总是喜欢把鲜艳的花从花园里摘下，插在花瓶里。忽然，他的神经紧绷起来，随之而来的是全身的痉挛和一次又一次的眩



晕。他蹒跚着艰难地走到书桌旁，光滑的桌沿带给他的触感让他稍稍能喘口气，他跌坐在太师椅上，紧紧地抓住扶手，眩晕又一次袭来，他拼命挣扎着、喘息着。令人难受的晕眩终于过去了，他缓缓睁开眼睛，映入眼帘的却是立在墙边的那座似人高的朱漆屏风，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他迅速转头，将视线移开。而这漆屏却像是会动一般紧紧跟随着他的视线。他顾长的身躯颤栗不止，本能地裹紧了身上的青色旧袍。他暗自思量，“莫非我真的疯了吗？”他的额头上开始冒出冷汗，牙齿在不停地打颤，如同中风一般，身体颤抖不止。他强迫着自己打起精神，从书桌上拿起一卷公文，阅读起来。

“老爷，请用茶。”老管家推门走了进来，手中端着个茶盘。

他习惯性地想答应，但觉得口干舌燥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只能用颤抖的手接过茶盅，赶快呷了一口，想尽快平复那种不适。

老管家在一旁伺候，像是有什么事情要禀报。

他厌恶地看了老管家一眼，虽然很生气，但是咂了咂嘴，并没有说什么。

“老爷，”老管家轻声说道，“这有一封沈先生送来的信，要求见老爷，此刻正在外厅候着呢。”

滕侃半信半疑地接过信封看了一眼，封套上的九个字写得很清楚：牟平县县令——滕侃亲启。



信封的左下角盖着大红印——登州刺史府。滕县令一边拿起信，一边伸手去摸裁纸用的竹刀。

滕侃不过是一个七品县令，受登州刺史管辖，是富强的大唐帝国里，庞大行政机器上的一个齿轮。但是在他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，牟平县的百姓却把他当成父母官，因此他在此处有着无上的权力。老管家的信送得还算及时，根据他多年的经验，带着这信封上盖有上司官印的信函而来的客人，定是有些权势，怠慢不得的。谢天谢地，这会儿他的脑子已经恢复清醒，可以条理清晰地思考问题了。

他裁开信封套，里面用官府公笺简短地写着三行字：

滕侃亲启：狄仁杰——蓬莱县县令，于州衙会议之闲暇，欲稍在牟平休整。望严格保密，休透露其名，与其方便为盼。

刺史私章

滕县令慢慢地将信折叠起来，心里思忖道：这位蓬莱县的县令同行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来到我牟平县，又嘱咐我不能透露出他的姓名，难道是有什么蹊跷？刺史大人处事总是藏头露尾，并不直抒其意，现在如此通知他这位狄相公即将来此，会不会这狄公是来微服私访，瞒着我查缉什么要案。他一想到如今自己也



不能称病不见，因为早上自己还好端端地在衙中，上上下下的人可都看着呢，可谁能知道他这会儿却像个得了失心病的疯子。他仰脖将剩下的茶水一饮而尽，吩咐道：“再上一盅茶，为我打点衣帽，我要见客，将沈先生请到内衙书斋叙礼。”

滕县令穿戴整齐，走到书斋，在太师椅上坐定，身旁已备好了一把乌檀靠椅，准备好好伺候那沈先生。

这内衙的书斋窗明几净，室内宽敞明亮。墙的正中间挂着一幅金碧山水画，墙壁四周是一排四扇的朱漆屏风——而大书桌却将屏风遮住了一半——墙右边的书架上堆满了书籍。窗口旁的一张小几上陈列着文房四宝。窗外绿竹摇曳，石泉淙淙，别有一番清雅滋味。滕侃呆坐在太师椅上，思绪却因望着那四扇漆屏而飘出好远。

老管家推门进来禀报，呈给滕侃一张大红色的名帖。上书乌黑的两个大字：沈墨。左下角写着身份：福源商号牙侩。滕侃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身躯伟岸、器宇轩昂、颌下留着长髯的人踱进书斋。他慌忙起身，拱手说道：“不知沈先生大驾光临敝舍，有失远迎。今日得以一睹您的风采，死而无憾。”说着却用余光瞥了瞥这位顶替沈墨名字出现的蹊跷同行。见他身穿一件已经褪色的鸦青锦袍，头戴一顶黑弁帽，足蹬一双黑皮靴。这一身打扮虽没有半点为官人的显贵，却是气质超群，一表人才，滕侃心里多了三分敬佩。



狄仁杰做长揖回礼，宾主按位就座，管家奉茶完毕。滕侃对老管家使了个眼色，老管家便领命退出书斋。

狄仁杰看了滕侃一眼，声音谦恭地说：“早闻滕公风流倜傥，在诗苑声名鹊起，我在京师供职之时就久仰滕公大名。相公所做的那十来卷诗作，写得行云流水，字字珠玑，每次拜读都令人感怀不已，不由得夸赞喝彩。”

“狄兄实在是过誉了，”滕侃答道，“那只是我闲时胡乱涂鸦的几行歪诗，只作为一时消遣，实不敢劳您屈尊枉读。论文学功底，狄兄才是当今泰斗，独领风骚。且您政绩昭著，断案如神，朝野播扬……”他又微微感到一阵熟悉的晕眩。停顿片刻，又说道：“容我无礼多问一句，刺史大人亲笔书信，命我休要透露阁下名姓，莫不是狄公此次是特来敝县查办什么要案？”

“滕公此言差矣，”狄公笑道，“这刺史大人的来信，言辞过于隐晦，你休要为此心存疑虑。蓬莱县是我被外放的第一处任所，近来因公事十分忙碌，直到今天才偷得几日的清闲，特意想寻个山水秀美的宝地解乏。听说贵县山川秀美，又有多处名胜古迹可考，就暂时隐了姓名，欲寄情于山水几天，亦避免了许多麻烦，还能躲开些许应酬。你看我在名帖上的落款为‘福源商号牙侔’，也就知道不必拘礼了。”

滕侃点头道：“果真如此。”心里却怨这狄公来逛山水也不挑这个时候。



“不知狄兄此行随身带了几名行员？”

“只有一名亲信跟随，名唤乔泰。”

“您二位乔装成百姓，走在三街六市之间，会不会乱了礼数？万一被平民百姓冲撞，会不会觉得是对您的‘不敬’？”滕侃满腹疑惑地问道。

“我从未这样想过。”狄公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。

“烦请滕兄为我们安排一间清静的旅店，千万要避人耳目，还请指点蓬莱的几处名胜所在。”狄公说道。

滕侃慢慢品了一口茶，说道：“原谅我不能奉陪年兄同行了。我先安排你们下榻到飞鹤旅店。这间旅店虽然地处闹市，离我这衙府甚近，却又闹中取静，室内陈设也是干净宽敞，若狄公有何需求便可来衙府找我。逛山水、游名胜的向导我也替你们物色好了，我的管家潘有德是个土生土长的牟平县人，熟悉这县里的山石草木，此刻他正在衙内办公，我这就领你去见他。”

说着，滕县令站了起来，刚要搀着狄公走出屋内，却忽然一个踉跄，那种眩晕感又一次袭来。

“滕公身上可有不适？”狄公问道。

“不要紧的，我只是近来总感觉有点头晕，身子也倍感困乏。”滕侃淡淡一笑，掩饰了尴尬。

几人出了书斋，见老管家候在门口，老管家见主人出来，赶紧凑到滕县令身边，小声禀报道：“老爷，据上房丫头来报，太太



午后一直没起身。”

滕县令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阻止他继续说下去。

老管家犹豫了一会儿，又禀报道：“可太太的房门一直紧锁着……”

滕老爷虽心里着急，面上却只能不动声色，半晌才说：“知道了。是我忘了跟你们说，太太午饭后就去看望她姐姐了，这会儿估计已经到乡下的庄子了。”

滕老爷见老管家还在踟蹰，便训斥道：“你没见我正在陪客！这些鸡毛蒜皮的事稍后再说！”

老管家被呵斥得战战兢兢，心里却知道还有一事未禀报，便鼓起勇气，颤抖着声音说道：“也不知是谁把太太房里她一向珍爱的大花瓶打碎了。”

“这些事以后再议！”滕侃一边冲老管家不耐烦地挥挥手，一边领着狄公走向后院。

走到半路，滕侃突然说道：“狄公在敝县游玩期间，还望您能不吝赐教。在下正被一件伤脑筋的事困扰多时，还想请狄公帮忙指点一二，狄公在游玩之余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啊，请走这边。”

穿过书斋的后院便是衙府的花园，花园对面的庭院就是潘师爷的住处。

他们一行进了宅院，只见潘师爷正伏在书桌上处理着厚厚



的一叠公文。他一抬头,看见滕县令陪着客人走进来,赶紧离开座位,踉跄着上前,对着上司和狄仁杰躬身作揖。滕侃对着潘有德郑重其事地说:“这位沈先生是刺史大人专门介绍来的,是福源商号的贵客。请你代我为沈先生尽心做几日向导,带领沈先生在本县游览观赏些山水名胜,期间多为沈先生作些讲解推荐。公堂上还有几起案件等着我去审问,沈先生请自便,我便先去料理公务,恕在下失陪了。”说罢对着狄公作了个长揖,赔笑告辞而去。

潘师爷给狄公让了把椅子坐下。狄公观察到那滕侃心事颇重,显得忧愁焦虑。心里想着定是这公堂上的案子棘手难办。于是他询问潘师爷,可潘师爷略一思索却答道:“最近未曾听说有疑难的案子来报,衙门平素一向相安无事,只是公堂上的一些日常事务,并不如此急着需要料理。”

狄公皱了皱眉,说道:“刚才来的路上,从滕老爷的话中能略听出些端倪,似乎在暗示他遇上了一些疑难的事,所以我便随便问问。”

潘师爷拧起了他灰白的眉头,停顿一会,慢慢说道:“这个我就不清楚了……不过可能是因为那花瓶的事,花瓶刚刚不知被谁打碎了。说起这花瓶可是非同小可,不仅是老爷平时最珍贵的东西,也听说是家里的传家宝,一直放在太太房中。可现在丫头们都不肯承认花瓶是自己打碎的,老管家还让我暗中探查此



事。我们老爷性情孤僻，平时待人接物也不甚热情。这花瓶的事一定让他感到很忧伤，刚才我看他进来时脸色煞白，毫无血色。”

“他身体平时可还健康？有无慢性疾病？”狄公问道，“我也发觉他脸色十分苍白。”

“哦，那倒没有。”师爷回答，“他从未因为身体不适，耽误了县衙的公务。况且我看他近来精神还比一个月前越发好哩。那时他在后院不小心摔倒了，脚踝受了伤，行走不便，可如今脚伤也早就痊愈了。我看县令这烦躁的原因，很可能是这夏天天气干燥炎热，令他有些不适吧。县令应该没事，沈先生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牟平县的秀丽景色吧，你想先去哪里游览呢？这县城东北处有座山，叫东牟山……”

潘师爷给狄公将牟平县的山河大川、名胜古迹、风土人情都细讲了一番。狄公通过他的讲解发现这师爷不仅饱读诗书，还颇有教养，是一个对本地历史典故、佳话轶事极有兴趣的人。狄公听完后便告诉师爷他们今天先去飞鹤旅店下榻休息，明天再开始正式游览牟平。他还有一个伙计在衙门后的那家茶馆里等他的回信呢。

潘师爷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今天我就先带你走衙府的后院，那里有一扇角门，出去就能到你所说的那家茶馆，也免得你从正门走，绕了远路。”



狄公跟随潘师爷从衙府的庭院往外走，一路摸索前行，因为庭院右侧的这条长长的甬道没有窗户，四周一片漆黑。虽然潘师爷脚有些跛，可是走路却很麻利。因为走廊里没有一丝光亮，潘师爷领着一行人绕了好半天才走到尽头。潘师爷用钥匙打开那角门的锁，笑着说：“您到了这扇角门就算来到本县的第一处名胜了，早在七十年前，本县为了对付窃贼和抵御外敌，特意修葺了这扇门作为秘密出口……”

为了让师爷不再唠叨下去，狄公找了个借口打断了师爷的话，道了声谢，便赶紧出了角门，门外便是他与乔泰约好的那条幽静的后街。

拐了两个弯，狄公便找到了乔泰等他的那个茶馆。

茶馆里人挤人。有好多有钱还无所无事的客官坐在茶馆里悠闲地品着茶、嗑瓜子。

狄公找寻了一圈，见乔泰正在浏览着一本书籍，便径直向他的桌子走去。

乔泰身穿茶色葛袍，头戴缎面黑色圆帽。虽然身材魁梧、高大威猛，可面庞却长得干干净净，轮廓英俊。

乔泰抬头看见狄公进了茶馆，面露喜色，说道：“老爷，您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。”

“在这县城里切记不要再叫我‘老爷’！在这里我是沈先生！伙计，上茶！”



在他们桌子的不远处，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半躺在一张椅子上。他面目狰狞，脸色蜡黄，从右眼眼窝处到下颚有着一道显而易见的刀疤。由于疤痕连着嘴角，让人看上去觉得他好像在不停地冷笑着。他伸出像风干的树枝一样的手托住他的面颊，又费力地想用那瘦得皮包骨头的手肘支撑起整个身子，使自己躺着的角度略向前倾斜，抬起眼，想要偷听狄公他们的谈话。可茶馆里人声鼎沸，甚是喧闹，他根本听不清楚狄公他们的谈话，于是失望地用恶毒的眼神死死盯着他们这两个异乡人。

多年来跟在狄公身边，乔泰保持着一贯的警觉，他向四周扫了一圈，便发现了这个特别的男人，正不怀好意地盯着他们，便低声对狄公说：“有个恶心得像毛毛虫一样的家伙一直在盯着我们，先生您留意看！”

狄公往他说的方向斜眼一瞥，说道：“对！看此人的面相，的确是个阴险之人，我们多加注意便可。噢，对了，乔泰，我刚看你是不是在翻阅什么书籍？”

“哦，只是本向小二借来的牟平地图志，我们到此处游览，还是需要参考些当地的风土人情。”乔泰把那图志递给狄公，翻到其中一页，指着上面的内容继续说道，“这是一座将军庙，里面有十二尊雕像，它们的尺寸全都和真人一样，出自南朝一位颇有名气的雕塑家之手，雕的都是自古以来在本地闻名遐迩的大将。喏，还有这里，有一眼温泉……”



“好了乔泰，你说的这些，刚才衙府的潘师爷都一一给我介绍过了，本地名胜颇多，想要全部游遍，恐怕我们的日程就要安排得紧凑些了。”狄公品了口茶，叹道，“唉，今日见了这位牟平县的滕姓同行，明明是一位声名远播的诗人，居然整日闷闷不乐，既不健谈，胸襟也并不豁达大度，反而一脸病容，让我好生失望。”

“咱们是指望不上他能帮什么忙了！”乔泰说道，“我是觉得，像他这种体面的县太爷，只娶了一个夫人，便不再纳妾，就很是奇怪了。”

狄公不满他的胡说，责备道：“只娶妻一个，就说他奇怪了？这滕县令饱读诗书，他的诗作我也很是欣赏，他和他的夫人结婚八年，他从未纳妾，虽他二人未育子女，但却是对恩爱夫妻。京城的大夫学士、各界名流对此事都有耳闻，全都对他们忠贞的爱情赞不绝口，盛赞他们是对‘终身伴侣’。这滕夫人叫做银莲，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，她的文章秀丽清新，同这滕县令可谓是天作之合，二人一起吟诗作对，这种共同的热爱，就足以让他们厮守终身了。”

“虽然我不懂那吟诗作对有何乐趣，但自古以来，总以为那些文人墨客们作诗写文章总少不了美女在身边环绕——女人才是你们诗人的灵感吧？”

对于乔泰的胡言乱语，狄公也懒得批驳了。因为他注意到